



欧阳

社交媒体时代,似乎鼓励着每一个人放开自我,但放开和放纵,区别何在?

被社交媒体绑架的生活

本报记者 刘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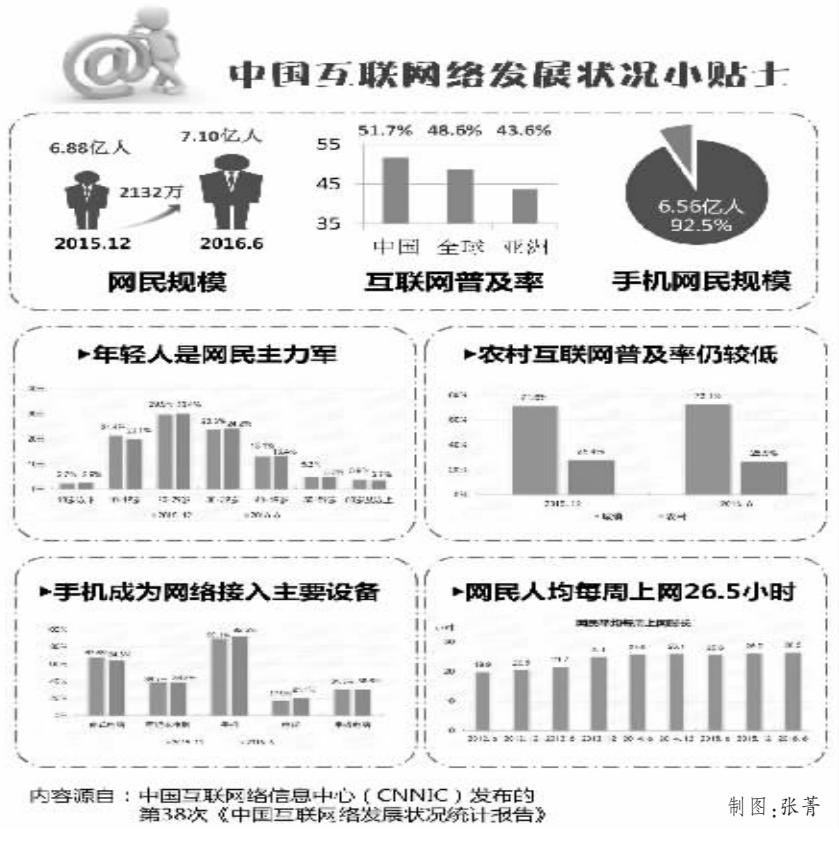
引爆世界性话题的美国大选结束了,特朗普的高票当选让全球都震惊了。此前一向灵验的美国主流媒体的预测竟然和现实差距如此之大,真让人齐声大呼意外。向美国友人咨询,朋友说,你们还在相信美国电视吗?他们都在拉偏帮。你去Twitter看看就知道了,特朗普的人气之高,实在是传统的电视观众想象不到的。

朋友一说,我更大跌眼镜。考研的时候,一本必读书《娱乐至死》的封面一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围坐于电视机前面的一家人,脑袋部分空空荡荡。书中引用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说热衷于电视节目的美国人恐怕会逐渐变成一群被媒体洗脑的人,看电视多了,或许人也就“无脑”了。

然而,自媒体的丰富,使电视也成了“夕阳行业”。吃惊之余,再细想想,还真是这样,除非热门综艺节目的直播现场,我家的电视机也几乎不会打开了。和年轻的朋友聊聊,守在电视机前面的人在他们眼里竟然成了“老古董”。最后,我们达成共识,何必等待电视节目呢,视频网站上随时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自己看什么自己做主,多好啊。

不过,这就是一种自由吗?

美国朋友告诉我,为了这两个候选人,很多美国家庭内部、朋友之间都发生了争执。我苦笑,其实何止美国人,由于这次选举的话题性,我的朋友圈也炸开锅,号称知识分子的开始指点江山,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幸灾乐祸。一向“故作轻松”的我正在话语不和之下拉黑了两位“意见相左”的朋友,事后竟然还气得睡不着觉。今天中午吃饭,说起此事,两位同



内容源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制图:张菁

事淡淡一笑,你还真走心啊,至于吗?

自己静下来想想,为什么一件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事,却投入了那么多精力和热情呢?拿起手机,感觉找到了答案。前几天为了看一档电视节目,刚刚安装了一个视频APP,闲来无事,就开始专注于收听美国大选的节目,竟然由此就一发不可收拾,把美

国大选当做了真实的电视秀,本来做饭洗碗时不走心的听着节目,潜移默化地竟然就开始有了一种虚拟的参与感。看来,媒体的力量还是很大,《娱乐至死》里的预言也并未完全过时。

但是,电视机上的节目和自媒体上的节目有什么差别呢?很多节目明明都是一拨人

制作出来的,只不过换了一个平台,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吗?

区别还真有!在我看来,电视节目多少有一点“别人灌输”的意味,读了两本书的人,总会对电视抱以谨慎怀疑的态度。但是自媒体就不一样了,由于一切都是自己做主,自己选择想看的节目,甚至还可以在平台上发弹幕,一吐为快,个人言论成了节目的一部分,参与感加深了,自我意识增加了,当然会让人有一种全情投入,生活在媒体上的感觉。

美国新闻在特朗普的演说中做了一个总结,在短短十几分钟,他就可以强调几十次“我”。什么都是“我”,这种自我意识的凸显,在过去看来或许是个人中心主义,现在却被称为是迎合了互联网时代的呼声。

我的一位巴西朋友,来到中国以后,不怕麻烦地“翻墙”上各种社交网站。Facebook、Twitter、Instagram、WhatsApp再加上中国的微信。每天看她双手捧着手机就为她担心,不得不嘱咐她,以后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放下手机,注意安全。但她听了我的话,还是继续埋头看着iPhone屏幕,只是嗯了一声。每次约她出门,又要化身摄影师,自拍以后,还要让我给她拍照,然后等着她修图、加滤镜,发到各种社交网站上,等待着朋友们的点赞。

在她看来,Facebook上的搞笑视频是一天都不能缺少的,即使是涉及自己国家总统的问题,她也只关心哪个巴西人在真人秀上模仿得更像、更搞笑。有时候,我也会问她,为什么不参与一些严肃的话题呢?她耸耸肩,认为这就是她的态度,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开心,讨厌别人灌输给她什么东西,这就是她强调自我的方式。

“你又怎么样呢?”对于我的质问,她挑挑眉毛,对我说。仔细想想,其实自己对于这次

美国大选的过度热心,未免不也是一种“严肃过了头”的表现。

自从有了社交软件,过去久未联系的朋友又开始互动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情况逐渐褪色在记忆里。虽然不沉迷于众多外国的社交网站,为了工作,为了不被时代落下,我还是逐渐变成了微信忠实地拥趸。开始的时候,有了几张旅游的风景照,发到朋友圈获得了朋友的赞美,自然而然地开心起来。后来,又试图在朋友圈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也得到了微信好友的认同,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对待朋友圈也越来越“走心”了。但是越是看重朋友圈,渐渐地它却开始成为生活的负担。有时候很久没有和微信好友互动,竟会被问道:“你是不是把我屏蔽了?”时不时地,就有人群发验证,检查什么人删除了自己。给这个人点赞,那个人还会嫉妒;给这个人回复,那个人质疑你为什么不回他。长此以往,有的朋友干脆什么也不发,但竟然引来更多人抗议——你为什么深度潜水,只看不发?难道只有你有隐私?

“我是不是被朋友圈绑架了?”有时我经常这么问自己。点赞多了,朋友说你不真诚,不点赞,人家又觉得你冷漠。社交媒体丰富了自我的表达,但是过于强大的自我也开始抵触外在的世界。“朋友圈的界限在哪里?”恐怕是活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每个人都应该深思的问题。而这些社交媒体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恐怕看看美大选也能揣测一二。

社交媒体时代,似乎鼓励着每一个人放开自我,但放开和放纵,区别何在?有时候,我倒宁可在朋友圈里发表一条闭关宣言,然后窝在自己的角度,让喧嚣呐喊着冲破牢笼的个性安静下来,随着音乐、伴着书声,使它静入眠。

阿姐说要去挖蒲公英。这种满地都是的草本植物采集来做什么?说是网传对癌症有预防或者是治疗作用。看来这癌症不仅是全民公敌,在自然界也是不受欢迎的东西,乱七八糟的草根树皮没来由地就恨它,都预备注收拾这个恶棍的武器。

有点夸张了吧?即便不是那样,蒲公英也有“去火”的作用。阿姐说。

俺懂,这是汉方养生的学问,只有不知道“认错”的日本国——虽然、或许、可能、应该更精通《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才会差不多全盘否定吃了上千年的汉方,所以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不多时,成堆的蒲公英就和姐一起进了门。之后是泥土去掉,清水洗净,跟着就斩切成小段进了竹编的大簸箕里,并被放置在了阳台上。阳光下,根茎之外的绿叶和包裹着的同色花蕾渐渐地失去了水分。

第二天上午,植物的水分逐步蒸发,到了中午,草茎弯曲,蒲公英翠绿的阔叶开始慢慢收缩,不久变身皱褶且不规则的团状物,就像被使劲捏过的小纸团。

近几十年没仔细看过这些近乎“没有生命的杂草”了,如今稍微注意一下,居然有点受感染:凉山落后城市文明进程的空气和同样没赶上趟的水土环境给青草留下了更青的绿,京城里人气污染的灰色没有一点踪迹。不仅如此,我还领会到了生命执意。

到下午,蜷曲得有些青黑的干叶丛中冒出了白色:发青的花咕嘟竟然顽强地绽放——直径一米多的簸箕上面,八九朵带着絮绒毛的花球零散地冒了出来。它们静静地待在那里,等待着不经意路过的微风牵着它们的手细飘向空中,随风飞舞,或在故土的田

身随风舞

心自执意

园,或在遥远的天际,留下自己的行迹。

终于,眼神和蒲公英的种子一块儿等到了吹拂的空气,然后看着它们远去。

细微的种子瞬间就失去了踪影,“风中的蒲公英”重新走出了存储的记忆。任由风戏的它们是那么柔弱,那么无助的“随意”。回首少年时代,即使它们拂过我的脸,即使停留在我的发丝里,我都不会感觉到它们的足迹。想不到原来蒲公英会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就算是被连根拔起,就算是离开土地,就算是“大卸八块”,在烈日下它依然会竭尽生命之力让花蕾成熟、盛开——哪怕只剩下最后的一点能量和一丝力气。

“福音书”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生命的原力吗?也许那只是自然周期下的完美延续,真正的生命之力似乎要顽强得多,就像蒲公英,即使没有成熟,但只要有些微的机会,它就会倾其所有的力量,让生命继续。

为什么只要有一寸土壤,就会出现蒲公英的影迹。我懂了,这才是生命意志的写意。

有点矫情吧?至少对我来说不是。前些日子,老迈的父亲多种病症齐发,当我站到病床的老爹床前,除了带着去意的话语,还看到了他的苍白、羸弱,感觉整个头颅都小了,婴儿般无助的脸庞看不到生的意欲。我心理的脆弱几乎难以抑制身心的战栗。我得堵住几欲喷涌的心绪,“镇静”地演绎激励。自己的声音依旧平稳吗?我不知道,但能够激发出生命的意志力,让父亲回到健康轨迹。

坦白说,这些不是混乱心情中可以精心预谋的。事后的意识梳理,才体会到,这,很可能就是本能的生命意志力,没有为什么,我那么做了,像是本能,或许同蒲公英的神力不同,是一种文明沉默熏染的不自觉;无论如何,即使我没有信心,我也要让老爷子相信他可以借助自己的力量修复肌体,自己到户外呼吸新鲜的空气。

看着蒲公英的预示,想着中草药暗示下的病痛,几天里,我一直重复着我的努力。

时日缓慢,但我做到了,父亲也做到了:一个多月没有进食的老爷子终于可以正常地进口少许食物,跟着,沉重的双腿拖着下了地——碎步慢行了。

少年的我站在稻子已经成熟的田埂上,手拿着蒲公英的花球茎用力一吹,灿烂的阳光下,花的种子散了,随着热气漫舞升空,携着熏风四散远去。花籽和云一样白,金色的稻田摇曳着,孕育着生命之力……

昨天夜里,我松弛地睡了一大觉,这是我梦。早上起来再去看已经蔫儿干了的蒲公英——还有新的花在开放。

十八岁的成长感言

李森莹

十八年前,一声嘹亮的啼哭声划破了天空,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我开始了人生的旅程,十八年的风雨和阳光,十八年的泪水与欢笑,让我绽放出蓬勃而美丽的青春。

十八岁,让我变得成熟,更加懂得爱与责任。

十八岁,让每个少女充满无尽的遐想和对爱情的向往,而十八岁,我们真的明白爱情吗?或许我们认为的爱情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相守一生,但它有时也会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海角天涯,它仿佛近在眼前却又只是那么的虚无缥缈,爱情到底有什么隐藏的含意,或许在这个年纪的我们还不明白。但十八岁,真的不是爱上的季节,我们还不够成熟,我们还需成长、沉淀和潜心修炼。我们弱小的臂膀还不能承受那爱情背后的担当,我们还要努力丰满自己的羽翼,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你若精彩自成安排,等到春暖花开、华美绽放之际,我们用最精彩的自己,迎接最美丽的蝴蝶。

十八岁,让我懂得感恩,更加珍惜生命与生活。

十八岁,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划出一道线,它让我学会了对昨天说感恩。还记得十八年前的二月二日,这是传说中龙抬头的日子,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有人将喜迎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在那场剖宫产手术中,医生在麻药没有完全起作用时就开始了手术,母亲不仅承受着身体上的剧痛,还担心着腹中的宝宝是否平安降生,在身体与心理双重煎熬下,母亲坚强地挺过了这一场劫难,宝宝平安出生。人们常说枪伤之痛是9级,烙铁之刑是10级,内脏之痛是11级,撕心裂肺之痛也不过11级,而分娩之痛却是12级,妈妈承受了生命不能承受之痛,将我带到人间,就此一念,就值得我用一生去报答。

人们都说人生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但归结起来下过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自己想走的路,一条是必须走的路,只有把必须走的路走好,才能走自己想走的路,只有经历过锻炼才能真正成长。我们既已选择这条必须走的

荆棘之路,就不要羡慕旁人道路上的鲜花与美景,哲人说:人的一生很短,可以看成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今天正在进行,而明天属于自己。十八岁的追梦青春同样如此,过去的已经过去,而未来正等待着我们去耕耘,父母给予了我们宝贵的生命,而我们要学会珍惜,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世界上没有谁能够掌握我们的命运前途,只有依靠我们自身努力,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创造属于自己

的世界。

十八岁,这是一个孩童时代的结束,更是一个绚丽人生的开始,我们已经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共和国公民。面对已经成熟的自己,我感慨万千,我们不再仅仅是自己,我们是家国天下,是中华民族的新一代青年,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是希望、是力量、是脊梁,我们肩上背负着祖辈和父母的太多期望,我们要把握人生最宝贵光阴,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断增强自身本领,让我们在奋斗与进取中茁壮成长,真正成为一名对社会、对国家、对家庭有用的人,为实现人生价值理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

十八岁,我们已踏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要用责任、奉献和理想去书写和点亮自己幸福的人生。

第8届亚洲世界语大会落幕

本报讯 日前,第8届亚洲世界语大会暨第5届国际世界语教师协会东亚研讨会在福建泉州落幕,会议的主题是“网络时代世界语在亚洲合作中的作用”,会期三天。来自日本、韩国、蒙古、越南、荷兰、冰岛等22个国家和地区的278名代表参会。

世界语是波兰籍犹太人柴门霍夫博士1887年在印欧语系基础上创立的,旨在消除国际交往中的语言障碍。目前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世界语组织和世界语者。

(傅乔成 郑筱)

一百个亮点和一个污点

唐宝民

关于陶穀这个人,《宋史·陶穀传》中是这样介绍的:陶穀字秀实,是邠州新平人,此人才华出众,十多岁时就能写一手好文章,因此从家中被征召,担任校书郎,单州军事判官之职。陶穀不仅文章写得好,作为皇帝身边的一名臣子,他对政事也极有见地,经常能提出一些见解来,他曾经上奏说:“近来去西台,每次见到都审问案子,很少有立即决断的,甚至坊间夫妇间有小的争吵,也要拖很长时,甚至街市中的死亡丧葬之事,也一定要等台司的判决书,奴婢们病死了,也必须经官府检验。官吏们趁此机会做坏事,结果有时会过了十几天都不能够埋葬。希望重新申明条令来革除这些弊端。”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他还曾经请求训练乐工、建议禁止百姓伐桑树、枣树做柴火,皇上同意了他的全部请求。可见陶穀的才华不是花拳绣腿,而是有实际效用的真才实学。还有一件事,也能说明陶穀是极有见地的人:世宗曾命令20多人各自撰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文章交上来了,世宗发现这些策论大都以修文德、使远方的人归顺为主要意图,只有陶穀等少数几个人认为疆界十分接近江、淮,应当用军队攻取这些地方,这正合世宗的心意。陶穀这个人,还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给人一种正襟危坐、不怒自威的感觉,经常大谈“慎独”。因为才华出众、深受皇帝的赏识,陶穀的官职也屡获升迁。陶穀曾自豪地说:“我的头骨外形不同寻常,应当戴貂蝉冠。”意思是说:我这样有才华的人,应该被委以重任!

按理说,这样一个才华出众,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前途一定不可限量,但奇怪的是,陶穀后来在仕途上却并没有平步青云,入宋后仅为翰林学士。这是怎么回事呢?

《南唐近事》一书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底,这本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年,朝廷派陶穀出使南唐,名义上是借书,实际上是让他侦察江南的情况。陶穀在出发前,私下里给南唐的大臣韩熙载写了一封信,信中傲慢地说:“我的名字追随陶潜,生性傲慢而喜欢逢迎,希望你做好接待工作。”陶穀到南唐后,果然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气色高傲、一脸严肃,即使是筵席间谈笑,也从来都

“我为三沙写首诗”征稿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周倩)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促进当代诗歌事业的繁荣,由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三沙市委市政府及海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三沙卫视承办的“中国诗会——青春三沙”活动暨“我为三沙写首诗”征集活动新闻发布会于11月18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吉狄马加,著名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谢冕,《诗刊》社常务副主编商震等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本次“中国诗会——青春三沙”将以“我为三沙写首诗”为主题,在全国乃至海外征集诗歌,征集时间为一个月,新诗旧体诗均可,



赵春青 画

十八岁,让我懂得感恩,更加珍惜生命与生活。

十八岁,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划出一道线,它让我学会了对昨天说感恩。还记得十八年前的二月二日,这是传说中龙抬头的日子,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有人将喜迎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在那场剖宫产手术中,医生在麻药没有完全起作用时就开始了手术,母亲不仅承受着身体上的剧痛,还担心着腹中的宝宝是否平安降生,在身体与心理双重煎熬下,母亲坚强地挺过了这一场劫难,宝宝平安出生。人们常说枪伤之痛是9级,烙铁之刑是10级,内脏之痛是11级,撕心裂肺之痛也不过11级,而分娩之痛却是12级,妈妈承受了生命不能承受之痛,将我带到人间,就此一念,就值得我用一生去报答。

人们都说人生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但归结起来下过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自己想走的路,一条是必须走的路,只有把必须走的路走好,才能走自己想走的路,只有经历过锻炼才能真正成长。我们既已选择这条必须走的

路,一条是自己想走的路,一条是必须走的路,只有把必须走的路走好,才能走自己想走的路,只有经历过锻炼才能真正成长。我们既已选择这条必须走的

路,一条是自己想走的路,一条是必须走的路,只有把必须走的路走好,才能走自己想走的路,只有经历过锻炼才能真正成长。我们既已选择这条必须走的

路,一条是自己想走的路,一条是必须走的路,只有